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夢 侯太史假義恤孤

話說琴仙上船，聞道翁跌壞，連忙進艙看視，道翁道：「此刻略清爽些，就是半個身子動不來，想也就好的。我已服了好些藥，你今日到何處去？」琴仙便說去逛莫愁湖，有個杜仙女墓，與仙龕上說的相對。道翁也覺詫異，道：「果然有這個墳，有碑記沒有呢？」琴仙道：「沒有碑記。」也將紅衣女子的光景述了一遍。道翁猜是蓮花神指點，父子兩個說了一會話。琴仙又將石翁所贈的詩，與道翁看了。道翁不覺動氣，因說道：

「此老遊戲散漫，習與性成，老來還是這樣。我就素鄙其人，不過愛其才耳。將這扇子撕了罷。」琴仙即將扇子撕得粉碎，一夜無話。

明早將要過關，忽然起了大頂風，走了錨，白浪滔天，把船倒打上去，一直打到了燕子磯，方才收住，連忙拋錨打槓，加纜守風。道翁叫過琴仙來，吩咐道：「京中諸好友也應寫封信去道謝道謝，我膀子疼，你替我寫，我念給你。寫行書就是了，不必盡要楷書。」一面靠在靠枕上，一面念給琴仙，大同小異寫了□幾封，又寫了好些詩，足足寫了大半天。傍晚風小了些，道翁知他寫乏了，便叫劉喜同他上岸去散散。劉喜同了琴仙，到燕子磯上逛了一逛，又到宏濟寺看了懸崖撒手處，再到了鐵索纜孤舟，名勝不一而足，直到天黑而回。琴仙想和子玉的詞，便臥在牀想了半夜才妥。明日依然大風，不能開船，即寫了這首詞，又寫了一封信。此外又寫了兩封，一與眾名士，一與眾弟兄，與道翁的信一處封了。道翁命家人進城，交城守營加封遞寄。

道翁一生於筆墨一事，耗費心血，又傷於酒，前日這一跌已中了心，有時清楚，有時昏憤，若痰湧上來，便迷了心，連話也說出來。兼之老年人了，大小便也不甚便，這些下人如何肯來服事？就只劉喜一人又兼買辦，料理飲食，是以琴仙徹夜無眠，在中艙伺候。偏遇了日日頂風，江中船來來往往，壞了多少。道翁自想：「此病未必能好，就好了，也是半身不遂之症。雖道路不多，但這個癱瘓人，到省去怎樣見得上司？不如此醫好了，再去也不遲。」主意定了，叫人進城去租公館，遂租了旱西門內一個護國寺養病，即搬運行李，開發船價。道翁與琴仙乘輿進了城，到了寓所，倒也乾乾淨淨的一的客房，每月房租銀三兩。道翁與琴仙對面做房，中間空了兩間。琴仙見這四間屋子甚是乾淨，院子時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，不見天日。後面也是個大院子，卻是草深一尺，樓下有口棺木放著，卻是空的。一邊是四五間廂房，一間做了廚房，那幾間與下人住了。一邊是牆，牆上有重門通著外面。初搬進來，尚未佈置妥當，箱籠堆滿一處。劉喜等先將道翁並琴仙的牀帳鋪設好了，琴仙自將筆研玩意佈置，也掛了些字畫。自此住在廟裡，請醫調治。

誰知道道翁逢陽九，歲數將終，非特不能好，倒添出別樣病來。因他一生心血用枯，素有李長吉嘔血之病，近來好了幾年，此時重又大發，一日嘔吐數次，神昏色喪，臥牀不起。過了二□餘日，更加沉重。琴仙見此光景，心如油沸，日夜在神前焚香禱告，願以身代。道翁自知不免，見琴仙如此孝心，更增傷感：「設或中道棄捐，教他如何歸著，依靠誰人？」想到此，淚流不已。正在悲傷之際，琴仙捧了藥碗進來，見了道翁，不敢仰視，惟淚盈盈的站在一邊。道翁叫他上來，琴仙放下藥碗，在牀沿坐了。道翁執了他的手，叫了聲「琴兒」，便覺喉間噎住，說不出來。琴仙淚似穿珠，滴個不住，只得把袖子掩了面。道翁又一絲半氣的接了一句，說：「我害了你了，你好端端……」琴仙忍住了哭，叫聲：「爹爹，且請保重。這年災月晦，也是人人常有的。」道翁又歎了一聲。琴仙道：「藥已煎好了，請服罷。」道翁道：「病已至此，還服什麼藥？可不必了。但我死後，你仍舊……」又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仍舊到京去。我看你心氣已定，我可放心。但我生無以為家，死無以為墓，照伍大夫以鴟夷裹屍，沉我於燕子磯下罷，切勿殯葬。」

琴仙聽了，肝腸寸斷，雙膝跪在牀前，淚流滿面，惟雙手捧著藥碗。道翁勉強吃了一口，咳嗽一聲，又吐出許多血來。

時日將暮，琴仙方寸已亂，不知怎樣，只聽柏樹上那幾個老鴉，呀呀呀的叫個不住。又有一鼻鳥在破樓上，鼓吻弄舌，叫得琴仙毛髮森豎。時已新秋，天氣晝熱夜涼，琴仙身上發冷，到自己房裡去穿衣。走到中堂，一燈如豆，那盞小琉璃，也是昏昏欲滅。窗外新月模糊，見樹邊有個人影一閃，即不見了。

琴仙唬得打顫，連忙叫人，劉喜偏有事去了，那三個不見個影兒，也不知在那裡。琴仙戰兢兢的走到房中，不防牀前一個大烏黑的東西衝將出來，把琴仙一撞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

那東西一溜煙走了，唬得琴仙渾身發抖。停了好一回，爬起來，燈又滅了。再到外頭來點了燈，重到房來，見地下有個小木蓋子，將燈一照，牀前一個大碗翻在那裡。原來劉喜見琴仙天天不能吃飯，今日將蓮子薏苡蒸了一隻一百天的大肥筍鴨子與琴仙，也只吃了幾塊。劉喜又怕那幾個同伴要偷吃，便將蓋子蓋了，放在牀下。不防那裡來了一個大獅毛狗，聞見了香味，倒來打掃一空，還把琴仙撞了一交。

琴仙穿了個半臂，坐了一會，聽得後頭有響聲，便又叫聲張貴，不聽得答應。琴仙又不敢去看，劉喜是請大夫沒有回來，又問了一聲：「是誰？」也沒有答應。再聽得一聲很響，像似棺材暴起來，又像鬼叫了幾聲，琴仙好不害怕。想到佛前去求告，卻又心驚肉跳的不敢前去。要不去，心又不安。重到道翁房裡看時，見昏昏沉沉的睡著了，便放大了膽，燒了一爐香，就在院子裡跪下，叩頭默禱，禱了三刻工夫方才起來，樹上落下一個蟲，在髮頂上蠕蠕的動。琴仙心慌，將袖子拂了下來，拿了香爐，走進了房，方才坐下，心上還突突的跳。忽見自己肩上有三寸來長的一條蠍虎，爬到胸前來。琴仙魂不附體，不敢用手去攆他，將半臂一抖，蠍虎又倒走了回去，那尾還在他頸上一擡，琴仙骨節酥麻，不知怎樣，只得將半臂脫了，扔在地下。那蠍虎又從頸上爬在頭上，琴仙唬得哭叫起來。

卻好劉喜回來了，進來見了，拿扇子打下來，一腳踏死。

琴仙已唬得滿身寒毛直豎，眼淚汪汪，且遍體發燒，眼睛冒火。

劉喜與他放了蚊帳，看他牀下只有一個空碗，便問道：「那鴨子呢？」琴仙道：「我不在房，一個大黑狗進來吃了。」劉喜罵了一聲：「那裡來這個害瘟疫的狗？我還不敢放在廚房裡，恐伙計們嘴饞，來撕了幾塊去，倒請了這只狗了。」琴仙道：「你為何去了這半天才回？」劉喜道：「那王大夫今日到儀徵縣去了，要耽擱三四天才回。我只得去請了李大夫，也是個名醫，住的遠，來回有二□里路呢。」又問道：「老爺此刻怎樣？」琴仙道：「還是這樣。」劉喜道：「如果老爺有些長短便怎樣呢？」琴仙又哭道：「如果有什麼不好，我也是死。」劉喜歎了一聲，到道翁房裡來看了一看，就到後頭去了。

琴仙又到道翁的房來，只聽得劉喜嚷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些箱子到那裡去了？」琴仙聽了，慌忙出來，走到後面廂房裡看時，就剩了幾個書畫箱，其餘搬運一空。見張貴、汪升、錢德的行李都沒有了，此刻還不回來？這門開著，豈沒有人進來的，如何是好呢？況且盤費銀子也都在箱內。老爺房內一個小扁箱，只有幾件單紗衣服。大爺你的東西全偷去了，你房裡那個小箱子，也是幾件紗衣。現在我身邊存不到二□兩銀子，適或有起事來，這怎麼樣呢？琴仙急得沒有主意，只得說道：「這事斷不可對老爺講，別急壞了他，且等張貴等回來，再作商量。」

琴仙與劉喜等到天明，絕無影響，方知三人偷了東西走了。

琴仙卻不是心疼東西，見道翁如此模樣，設有不測，則殯殮之費皆無，如何是好？便哭了半日，只剩下一個劉喜，又不能分身尋覓。

忽聽得道翁叫人，琴仙急忙過去，見他歪轉過身，當他要解手，問了他，搖搖頭，心上要坐起來。琴仙叫劉喜來幫著扶起，把兩個大靠枕靠了背。道翁道：「你們去找我那些詩文集來。」琴仙忙去開了箱，一部一部的搬過來。道翁問了書名，又過了目，叫

留下一本近作詩稿子，一本書畫冊，其餘都叫燒了。琴仙哭道：「這些詩文著你，一生的心血在內，正可留以傳世，為何要燒了呢？」道翁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沒有這些東西，我也不至今日這個模樣，總是他誤了我。若留下他，將來是要害人的。教人學了我，也與我一樣，偃蹇一生，為造物所忌。斷斷留不得，快拿去盡行燒了。」琴仙萬種傷心，□分無奈，只得外面燒了幾種，又自藏了幾種，道翁將方才留的詩文字畫付與琴仙道：「這個給你作紀念。」琴仙見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，也忍不住了，只是掩面嗚咽。道翁又叫取筆硯來，琴仙磨了墨送上，道翁要紙，琴仙又送上紙，扶正了他。劉喜搬過一張小桌，放在牀前，琴仙在旁照應。道翁喘了一會，劉喜擰了毛巾與他擦了臉，嗽了口。

道翁執著筆，顛巍巍的，一大一小，寫了一篇放下，又喘了一回，眼中掉下淚來，叫一聲：「琴兒，我有句話吩咐你。」琴仙含淚聽訓。道翁道：「你雖幼年失路，但看你立志不凡，我不須多囑，你回京後自然舊業是不理的了，徐度香處盡可寄身。」琴仙聽到此，便哭起來，不能答應。道翁又道：「這個遺言你收好了，將來到京之後與度香，他必有個道理。」琴仙接了過來，看是：

六月八日借侯石翁遊涼山，登絕山獻，為罡風吹落墮地，致份腰足。歸臥不起，嘔血數斗，現寓白下蕭寺中，彌留之際，旦夕間事也。傷哉！傷哉！素車無聞，青繩誰甲，骸輕蟬蛻，魂咽之潮。一抔之土何方，六尺之孤誰托？琴兒素蒙青眼，令其來依。嗚呼？度香知我，自能慰我於九原也。殘魂不餒，當為報德之蛇；稚子有知，亦作感思之雀。肝膽素照，神魂可通，不盡之言，伏惟矜察。七月七日屈本立絕筆。

琴仙看了。不覺慟倒在地，劉喜也哭了，道翁命劉喜扶起琴仙，琴仙獨自倚牀而哭，道翁道：「不必哭了，我累了你。殯殮之後，即埋我於江岸，也不必等過百日，你速速進京罷。」

你將我的文憑送到石翁處，托他在制臺前繳了，要他與我做篇傳。人雖不足傳，但我一生之困苦艱難也就少有的。」琴仙只自掩面哭泣，不能答應，劉喜也淚落不止，滿屋中忽覺香風拂拂，道翁叫劉喜與他擦了身子，換了衣裳，桌上焚了一爐香，道翁踟躕而坐。琴仙偷眼看他。像個不吉的光景，只見又提筆來。在紙上寫了四句道：

一世牢騷到白頭，文章誤我不封侯。

江山故國空文藻，重過南朝感舊遊。

題罷，擲筆而逝。琴仙一見，又昏暈倒了，慌得劉喜神魂失措，一面哭，一面拍醒琴仙。琴仙跪在牀前，抱了道翁雙足，哭得昏而醒，醒而昏，足足哭了半天。劉喜連連解勸道：「大爺，事已如此，人死不能復生，料理後事要緊。這麼個熱天，也不宜耽擱。」琴仙那裡肯聽，又哭了好一會，直到淚枯聲盡，人也起不來了。劉喜扶了他起來，又拿水來與他淨了臉，琴仙才敢仰視，只見道翁容顏帶笑，玉柱雙垂，室中餘香未散。琴仙對劉喜道：「你看老爺是成了仙了。」劉喜道：「老爺一生正直，豈有不成仙之理。」劉喜與琴仙商議道：「前日扣下船價二□兩，已用了四兩，還有□六兩。我的箱子，他們算有良心，沒有拿去，內中破破爛爛也可當得二三千，共湊起來，五□吊錢是有的。老爺的後事也只得將就辦了。或者報喪之後有些分子下來，也未可定。但這件事怎樣的辦呢？」

琴仙道：「這些事我都不知道，盡要仗你費點心的了。」劉喜道：「這個不消吩咐。」於是先將道翁扶下，易篋之後，點了香燭，焚了紙錢，昨日請的李大夫方來，聞得死了，即忙回轉。劉喜出去料理，一個人又沒有幫手。棺材買不到，只得向和尚買了那一口停放在後樓的，就去了二□二千大錢。其餘做孝衣，叫吹鼓手，請僧唸經，僱了一個廚子，忙得不了。琴仙諸事不能，惟在牀前守屍痛哭，水漿不入口者兩日。劉喜又疼他，也無空動他。入殮之後，停放中堂，琴仙穿了麻衣，在靈幃伴宿，劉喜也開鋪在一邊。此時正是中元時候，是個蘭盆鬼節。南京風俗，處處給鬼施食，燒紙唸經，並用油紙札了燈彩，點了放在河中，要照見九泉之意。一日之內，斷風零雨，白日烏雲，一刻一變。古寺中已見落葉滿階，蕭蕭瑟瑟。夜間月映紙窗，秋蟲亂叫，就是歡樂人到此，也要感慨，況多愁善哭如琴仙，再當此瓮棺顧影，前路茫茫，豈不寸心如割！正是死無死法，活無活法。若死了，道翁這個靈樞怎樣？豈不做了負恩人？若活了，請教又怎樣熬這傷心日子？數日之間，將個如花如玉的容顏，也就變得□分憔悴了，飲食也減了。一個來月，日間惟喝粥兩碗，不是哭，就是睡，也似成了病的光景。

那日晚上，酸風動魄，微雨打窗，琴仙反覆不寐，百感交並起來。在房裡走了幾步，腳下又虛飄飄的。聽得劉喜鼻息如雷，琴仙走去看時，見枕頭推在一邊，仰著面，開著口，鼻孔朝天，鼾聲大振，一手摸著心坎。又見一個耗子，在他鋪上走去，聞他的鼻子。琴仙恐怕咬他，喝了一聲，耗子跳了過去，琴仙也轉身回鋪。聽得劉喜鼻子哼哼的叫了幾聲，便罵起來，忽然一搶出來，往外就跑，唬得琴仙毛骨聳然，不知何故，忙出來拉他。劉喜撞開長窗，望著大樹直奔上去，兩手抱住不放。

琴仙不解其故，倒唬得呆了。停了一會，不見響動，才大著膽走上前，見劉喜抱著樹，又在那裡打鼾。琴仙見他尚是睡著，便叫了幾聲，推了幾推，劉喜方醒過來，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琴仙道：「你是什麼緣故？睡夢中跑出來，抱住了樹。」劉喜方揉揉眼，停了一停，道：「原來是夢。我方才張貴來扯我的被窩，我正要捉他，問他的箱子，一趕出來抱住他，不想抱著了樹，又睡著了。」自己也笑了一笑，琴仙又害怕，又好笑，同了進來，關了窗子，劉喜倒身復睡。

琴仙也只得睡下，恍恍惚惚的，一會覺自己走出寺來，見對面有個書鋪，招牌寫著華正昌三字，有個老年掌櫃的照應了他。琴仙即進鋪內，忽聽鑼聲鐃聲，又接著作樂之聲。回頭看時，見一對對的旌旗幡蓋，儀仗紛紛，還有那金盔金甲，執刀列道，香煙成字，寶蓋蟠雲，玉女金童，華妝妙像，過了有半個時辰。末後見一座七香寶輦，坐著一位女神，正大華容，珠璣蔽面。看這些儀仗並那尊神都進寺裡去了，琴仙也跟了進去，卻不是那個寺，寶殿巍峨，是個極大所在。只見那些儀仗人唱名參見後，兩班排立，弓衣刀騎，儼似軍中，威嚴要畏。琴仙躲在一棵樹後偷望，見那尊神後站著許多侍女，宮妝豔服，手中有捧如意的，有捧巾櫛的，有捧書冊的，有執扇的。只見那尊神說了幾句話，卻聽不明白。見人叢裡走出一個童子來，約□二三歲。雖然見他清眉秀目，卻已頭角崢嶸，英姿爽颯，走上階去，長揖不拜。又見那尊神似有怒容，連連的拍案，罵那童子，見那童子也像分辯。兩人覺說了好一會話，然後見那尊神顏色稍和，那童子也就俯首而立。又見那尊神向右手站的一個侍女說了一句什麼，那侍女便入後殿。少頃，捧著一個古錦囊出來，走近童子身邊。那童子欲接不接似的，雙手將衣衿拽起，侍女把錦囊一抖，見大大小小的，新新舊舊，五顏六色，共有百□來枝筆，一齊倒入那童子衣兜裡。見那童子謝一聲，站了一會，尊神又與他講了好些話，那童子方徐行退下。

琴仙看他一直出了廟門，心上想道：「這不知是什麼地方？那個童子好不兀傲，到了此處，還是那樣凜凜的神色，怎麼跪也不跪的，想是個有根氣的人，來歷不小。」琴仙將要出去，只見一個戴金襖頭穿紅袍的神人進來，仔細一看，就是他義父屈道翁。琴仙吃了一驚，心上卻不當他是死的。因為這個地方，不敢上前相見，仍躲在樹後。見他義父上階，打了一恭。那尊神也不回禮，略把手舉了一舉，見他義父恭恭敬敬站在一旁。

那尊神問了幾句話，便聽得一聲雲板，兩邊鼓樂起來。尊神退入後殿去了，儀仗亦紛紛各散。見他義父獨在階下徘徊，仰瞻殿宇。琴仙此時忽想他已身死，一陣傷心，上前牽住了衣哭起來。見他義父也覺淒然，便安慰他道：「琴兒，你受苦了，也是你命裡注定的。不過百日困苦，耐煩等候，自有個好人來帶你回去。」琴仙想要問他幾件事情，卻一件也想不起，就記得方才那個童子，問道：「方才有個童子進來，那尊神給他許多筆，始而又罵他，這童子是什麼人？」道翁道：「這童子前身卻不小，從六朝時轉劫到此刻，想還罵他從前的罪孽。後來是個大作家，名傳不朽的。三□年後見他一部小小的著作，四□年後還有大著作出來。」琴仙又問道：「這位尊神是何名號？」道翁道：「低聲。」便左右顧盼了一會，用指頭在琴仙掌中寫了兩字，琴仙看是殿娥二字，也不甚明白，再要問時，道翁已望外走，琴仙隨在後頭。見他出了廟門，上了馬，也有兩個皂隸跟著。道翁把鞭梢一指道：「那邊梅翰林來了。」琴仙回頭一看，只見江山如畫，是燕子磯邊，自己仍在船上，道翁也不知去向。忽見一個船靠攏來，見子玉坐在艙裡，長吁短歎。

琴仙又觸起心事，欲要叫他，那船已與他的船相並。琴仙又見他艙裡走出一個美人來，豔妝華服，與子玉並坐。琴仙細看，卻

又大駭，分明就是他扮戲的裝束，面貌一毫不錯。自己又看看自己，想不出緣故來。見他二人香肩相並，嘖嘖唧唧，好不情深意密，心上看出氣來。忽見那美人拿了一面鏡子，他們兩人同照，聽得那美人笑吟吟的說道：「一鏡分照兩人，心事不分明。」聽得子玉笑道：「有甚不分明？」琴仙心上忍耐不住，便叫了一聲：「庚香好麼？」那子玉毫不聽見。琴仙又叫了一聲，只聽子玉說道：「今日好耳熱，不知有誰罵我。」那美人忽然望見琴仙，便說道：「什麼人在這裡偷看人？」便將鏡子望琴仙臉上擲來。琴仙一躲，落在艙裡，那邊的船也不見了。

琴仙拾起鏡子來一照，見自己變了那莫愁湖裡採蓮船上的紅衣女子，心中大奇。忽又見許多人影，從鏡子裡過去，就是那一班名士與一班名旦。自己忽將鏡子反過來，隱隱的有有些人映在裡面，好像是魏聘才、奚□一等類。正看時，那鏡子忽轉旋起來，光明如月，成了一顆大珠，頗覺有趣。忽然船艙外伸進一隻藍手，滿臂的鱗甲，伸開五個大爪，把這面鏡子搶去了。

琴仙「哎喲」一聲，原來是夢。睜眼看時，已是日高三丈，劉喜早已起身了。

琴仙起來，得喜伺候洗臉。琴仙呆呆的想那夢，件件都記得遍清，將兩頭藏過，單將中間的夢與劉喜說了，老爺像成了神，但是位分也不甚大。劉喜道：「只要成了神就是了，想必天上也會升轉的。」劉喜一會兒就送上飯來，說要到侯老爺那裡去，告訴老爺這件事情，要他將文憑找出來。琴仙道：「文憑也在那個衣箱子里，也偷了去了，怎樣好呢？」劉喜道：「偷了麼？那只好求侯老爺與制臺講明，想人已死了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。」劉喜伺候了飯，脫了孝衫，便到鳳凰山侯石翁處來。那侯石翁自從見道翁跌了這一交，甚不放心。隔了一日，來找道翁的船，已不見了，當是開了船，只道他已經到任，再不料他已經身故，心上又想起琴仙：「見了那首詩，不知是喜是惱，想來經我品題，自然歡喜。但看他生得這般妙麗，卻冷冰冰的，少些風趣。可惜如此美男，若能收他作個門生，足以娛此暮年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只見劉喜進來，在地下叩頭。

石翁問道：「怎麼你又回來了，不曾跟去麼？」劉喜將道翁歸天之事，細細說了。又將遺言囑托並張貴等偷去衣箱、銀錢等物，並文憑也偷去了，如今少爺在寺裡守靈，連衣食將要不給起來。石翁聽大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！我道是已經到任去了，那知道這個光景！」便也灑了幾點淚。劉喜道：「此時總要求老爺想個法子才好。」石翁道：「屈才爺相好呢盡多，但皆不在這裡。我只好寫幾封信，你去刻了訃聞，拿來我這裡發，也有些分子來，就可以辦喪事了。我與屈老爺多年相好，況且他還有個孤兒在此，我自然要盡力照應的。官事我明日去見制臺說，就著江、上兩縣緝拿張貴等，並要行文到江西，恐他們將這文憑到江西去撞騙，也不可不防的。這些事都在我。明日還到寺裡弔奠，面見你們少爺，再商量別的事。」劉喜叩謝了回來，對琴仙講了，琴仙也沒有什麼感激。明日石翁去見了制臺，說知此事，又到上元縣與劉喜補了呈子，知縣通詳了，一面緝拿逃奴，一面行文到江西去了。

石翁過了一日，備了一桌祭筵，一副聯額，親到寺裡來上香奠酒，痛哭了一場，倒哭得老淚盈盈，甚是傷感。琴仙在孝幃裡也痛哭，心上想道：「此老倒也有些義氣，聽他這哭倒也不是假的。」石翁收了淚，叫自己帶來的人掛了匾額，看了一眼，歎口氣，走進孝幃。琴仙忙叩頭道謝，石翁蹲下身子，一把挽住，也就盤腿坐下，挨近了琴仙，握了琴仙的手，迷離了老眼。此時石翁如坐香草叢中，覺得一陣幽香，隨風攢入鼻孔，此心不醉而自醉。見他梨花似的，雖然容光減了好些，那一種叫人憐惜疼愛的光景，也增了許多。琴仙心上不悅，身子移遠些，石翁倒要湊近些，說道：「不料賢姪遭此大故，昨日劉喜來說了方知。不然，我還當往江西去了。前月初□日，我到江邊，見你們已開了船，誰知道有這些事。如今你心上打算怎樣？」琴仙心裡很煩，但不得不回答幾句，便說道：「承老伯的厚意，與先父張羅一切，甚是感激不盡。小姪的意思，且守過了百天，覓塊地，將先人安葬了，那時再作主意。」

石翁道：「這是什麼主意！你令先尊是湖北人，汨羅江是他的祖居。他數代單傳，並無本家親戚。你若到那裡去，是沒有一個人認得的。況如今又是孑然一身，東西都偷光了，回湖北這個念頭可不必起了。京裡人情勢利，況你令尊也沒有什麼至交在京裡。從來說：『人在人情在。』不是我說，賢姪你太生得嬌柔，又在妙齡，如何受得苦？那奔走求食，好不難呢！就我與你令尊，是三□年文章道義之交，我不提拔你，教誰提拔你？輪也輪到我，我是義不容辭的。歇天我來接你回去，這靈柩且寄停在這裡，一兩月後，找著了地，再安葬不遲。你且放寬了心，有我在，決不教你無依無靠。你天資想是極好，將來成了名，也與你令尊爭口氣，我也於臉有光的。就此定了主意，不必三心二意。」

琴仙見他這個樣子，兩隻生花老眼看定了他，口中雖說得正大光明，那神色之間，總不像個好人。心上又氣又怕，臉已漲紅，低了頭，又不肯答應。石翁把琴仙的手握在掌中，兩手輕輕的搓了幾搓，笑迷迷的又問道：「前日扇上那首詩，看了可懂得麼？」琴仙心中更氣，把手縮進，將要哭了，便要站起來走開。石翁拉住道：「且慢，還有話說。你在京裡時，認得些什麼人？」琴仙想不理他，又不好，只得忍住了氣道：「人也認得幾個。」石翁道：「是些什麼人？」琴仙道：「都是一班正正經經的，倒也沒有那種假好人。徐度香、梅庚香之外，還有幾人也是名士。」石翁笑道：「徐度香麼，是曉山相國的公子，他與你相好麼？」琴仙道：「是，現在先君還有一封遺書與他，托他照應的。」

石翁笑道：「了不得了，快不要去。這些紈袴公子，你如何同得來的！他外面雖與你相好，心上卻不把你當作朋友。你倒不要多心，不是我說，你的年紀太小，又生得這好模樣，京城的風氣極壞，嘴貧舌薄，斷斷去不得。你去了，也要懊悔的。自然在我這裡，你令尊九泉之下也放心。你拜我作義爺也好，拜我作老師也好，我又是七□多歲的人，人家還有什麼議論？且我家裡姬妾也有好幾個，疼你的人也多，娘兒們一樣，自然有個照應。你若要到京，這路途遙遙的，路上我就不放心。而且人要議論我不是，怎麼把個至交的遺孤撇在腦後，也不照應，讓他獨自去了。你想這句話，我如何當得起？」琴仙只當沒有聽見，灑脫了手，站得遠遠的。石翁沒趣，睜大了三角眼，瞅了他一會，又道：「我是一片好心，你倒不要錯了主意。」便起身要走，琴仙只得又叩了兩個頭，道：「小姪不認得外邊，就算謝過孝了。」

石翁要扶他，琴仙已站了起來，離遠了，石翁走出窗外，當著琴仙送他，尚可說兩句。誰知琴仙竟已入幃。石翁無奈，只得走了回去。想了半日，明日著人送了一擔米、一擔炭、四兩銀來，試試琴仙的心受不受，若受了，自然慢慢的還肯到他家裡去。誰知琴仙執不肯受，劉喜也不敢作主，只得原物璧還。石翁甚怒，罵他不受抬舉，已後也就無顏再來。但心裡一分恨，一分愛，一分憐，終日之間，方寸交戰，作了許多詩。幸蘇州巡撫請了他去，勾留兩月始歸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